

# 吴熊和教授纪念集

陶然 编

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 吴熊和教授纪念集

陶然  
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熊和教授纪念集 / 陶然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308-13929-8

I . ①吴… II . ①陶… III . ①吴熊和—纪念文集 ②古  
典诗歌—诗词研究—中国—文集 IV . ①K825. 6-53  
②I207.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716 号

吴熊和教授纪念集  
陶 然 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629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929-8  
定 价 8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 目录

## 一 哀悼编

讣告 / 3

新闻报道 / 4

吴熊和:文史铸词心 .....	叶 辉 / 4
著名学者吴熊和先生去世 .....	郭 琳 / 6
他走了吗 .....	郭 琳 / 8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 .....	吴卓平 / 10
吴熊和教授追思会综述 .....	/ 11

唁电唁函 / 16

挽联 / 21

挽诗 / 24

追念吴熊和先生 .....	陆 坚 / 24
奉怀吴熊和老师 .....	王尚文 / 24
悼吴熊和教授 .....	李 丹 / 24
恩师吴熊和教授挽诗 .....	钱志熙 / 24
惊悉恩师吴熊和先生逝世不胜悲痛感赋致悼 .....	高志贤 / 24
挽吴熊和师 .....	胡可先 / 25
挽吴熊和师 .....	黄 杰 / 25

挽词 / 26

朝中措·悼念吴熊和词长 .....	刘扬忠 / 26
蓦山溪·怀吴熊和先生 .....	邓乔彬 / 26
木兰花慢·熊和师挽词 .....	钱志熙 / 26
风入松(康谱)·悼吴熊和先生 .....	崔海正 / 27

朝中措·悼吴熊和先生	张海鸥 / 27
陇头月·悼吴熊和教授	朱惠国 / 27
鹧鸪天·悼座师吴熊和先生	赵维江 / 27
声声慢·用李易安原韵悼吴熊和先生	曹辛华 / 27
青玉案·重读熊和师三缄感怀	李丹 / 28
西吴曲·悼恩师吴熊和先生	沈家庄 / 28
鹧鸪天·怀念吴师熊和先生	胡可先 / 28
浣溪沙·夜梦侍先师熊和先生赏花对酒	陶然 / 28
法曲献仙音·冬至祭吴熊和师	吴蓓 / 28
水龙吟·岩桂悼恩师吴熊和先生	黄杰 / 29

## 二 追思编

缅怀吴熊和先生	王水照 / 33
吾师吾友吴教授	
——深悔愧对熊和师长的几件文牍事宜	陈祖美 / 35
缅怀一位纯正的人文学者	
——追思吴熊和教授	吴秀明 / 41
不老甘泉自在流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陆坚 / 44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罗卫东 / 46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庞学铨 / 48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徐岱 / 50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陈尚君 / 52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骆玉明 / 54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齐森华 / 55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谭帆 / 57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朱惠国 / 59
耐得寂寞 耐得冷落	
——追忆先师吴熊和教授	钱志熙 / 61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廖可斌 / 65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王兆鹏 / 67
怀念吴熊和先生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林致仪 / 69
怀念敬爱的吴熊和先生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孙敏强 / 72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沈松勤 / 75
在吴熊和教授追思会上的答谢辞	汪维辉 / 77
怀念和遗憾	周明初 / 78

## 春风化雨 师恩如山

——追忆吴熊和先生指导我走上学术之路 .....	费君清 / 80
蔼然仁者	
——我们记忆中的熊和先生 .....	肖瑞峰 陈一辉 / 83
追思吴熊和先生	任 平 / 88
追忆吴熊和老师	林家骊 / 90
忆吴熊和先生	陈 辉 / 93
素帏洒泪哭春风	应守岩 / 97
长忆音容词史中	
——缅怀浙江大学吴熊和教授 .....	李 丹 / 100
梦见吴熊和先生教诲	方伯荣 / 106
铜琵琶、铁绰板,今又安在	
——怀吴熊和先生 .....	王自亮 / 108
无声无臭独知时	张靖龙 / 111
岂止于美乎?	
——怀念吴熊和恩师 .....	陈文育 / 113
吴熊和教授轶事二则	卫军英 / 114
师恩永在	
——追怀吴熊和先生 .....	胡浙平 / 115
三十年,师恩如山	
——悼恩师吴熊和教授 .....	郑广宣 / 117
吴熊和先生二三事	戎国彭 / 121
怀念老会长	崔盐生 / 123
悼吴熊和先生	刘锋焘 / 124
回忆我的老师吴熊和先生	村越贵代美 / 125
怀念恩师	张兴武 / 126
杂忆吴师熊和	方 勇 / 129
记忆中的吴熊和先生	萧庆伟 / 132
忆恩师	金一平 / 134
初冬的缅怀	
——哀悼恩师吴熊和先生 .....	沈家庄 / 137
受益惟谦,有容乃大	
——怀念吴师熊和先生 .....	胡可先 / 140
追怀吴师熊和先生	陶 然 / 143
深切怀念恩师吴熊和先生	谭新红 / 147
如是我闻	
——忆吴熊和师 .....	钱建状 / 149
君子温润如玉,金粟相好庄严	
——悼恩师吴熊和先生 .....	黄 杰 / 151

目

录

怀念恩师吴熊和先生	李越深 / 153
记与吴熊和先生的一次谈话	杨唐衍 / 155

### 三 纪念编

#### 从《怎样读唐宋词》到《唐宋词通论》

——论吴熊和先生的词学师承	李剑亮 / 159
夏承焘、吴熊和与浙江大学词学传统	陶然 / 167
词道声闻远 西溪沃泽长	
——从夏承焘到吴熊和	吴蓓 / 176
论吴熊和先生的词学贡献	曹辛华 / 185
论词体的徒诗化进程	钱志熙 / 192
谈谈词调与曲调的关系	廖可斌 / 205
论词的叙事性	张海鸥 / 214
前期柳州词派考论	张仲谋 / 229
“以诗为词”辨	诸葛忆兵 / 243
论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现象	赵维江 夏令伟 / 253
《全明词》辑补中的几个问题	周明初 / 264
乱世情怀渐入词	
——王建时期的西蜀词	张兴武 / 274
浙西词派的先行者：曹溶	
——兼述曹溶在清初词坛的地位及影响	金一平 / 283
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及其词史意义	沈松勤 / 296
曲子词盛于宋代的文学史意义	沈家庄 / 312
南渡词人赵彥端年谱	胡可先 / 321
论清人对明词的体认和反思	谭新红 / 337
宋史周邦彦本传笺证	钱建状 / 345
惟写云霞志，不沾世界尘	
——《花间集》之《女冠子》词非艳词论	黄杰 / 352
论陈子龙的词学思想	李越深 / 361
《归潜志》所录完颜氏文人论略	胡淑慧 / 368
宋词与鸳鸯蝴蝶派小说文本共性的考量	李康化 / 373
有关明人歌词之法的四种途径	叶晔 / 389

### 四 吴熊和教授学术活动年表

吴熊和教授学术活动年表	李剑亮 / 403
编后记 / 417	

一 哀 悼 编



# 讣 告

我国当代著名词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吴熊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 22 时 10 分在杭州不幸辞世，享年 79 岁。

吴熊和先生，上海市人。1934 年 5 月生。1951 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 年考入杭州大学前身浙江师范学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班。1957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 年晋升为教授，1988 年被授予“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1990 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获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担任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词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文学遗产》、《词学》编委、《中华词学》主编等。2003 年退休。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熊和先生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词学的教学与研究。他是“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学术传人，在唐宋词学、词学文献学、明清之际词派研究、域外词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吴熊和先生在学术上以专寓博，卓然自立，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词学研究体系，奠定了在当代词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由于吴熊和先生继往开来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浙江大学作为中国当代词学重镇的地位巍然不可移易。吴熊和先生师德高尚，一生无私奉献于教育事业，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他平生淡泊名利，安于清素。治学精深严谨，心性宽厚从容。沉潜著述，存真文人之本色；化育良才，为士君子之仪型。他的逝世，是我校的重大损失，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1999 年，吴熊和先生罹患多发性骨髓瘤等诸种癌疾，以坚毅精神与病魔顽强抗争十余年，易箦之际，神智清和。临终遗愿丧仪从简，不举行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吴熊和先生遗体已于日前在杭州殡仪馆火化。

吴熊和先生千古！

浙江大学

2012 年 11 月 5 日

## 新闻报道

# 吴熊和：文史铸词心

叶 辉

没有如海的花圈，没有如流的悼念者，甚至，没有追悼会，只有家人和几个嫡系弟子前来送行——11月4日，中国词坛一代名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熊和就这样寂寞地告别了他生活了79年的人世。

与时下名人去世丧仪铺张热闹、极尽哀荣的流俗不同，吴熊和寂寞的告别遵循的是他毕生的为人态度：低调、收敛和不事张扬。

但寂寞的离别却难掩绝不寂寞的生前。作为中国词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名师，吴熊和为中国词坛奉献的辉煌已无须哀荣再来彰显。

“他是‘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学术传人，在唐宋词学、词学文献学、明清之际词派研究、域外词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吴熊和先生在学术上以专驭博，卓然自立，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词学研究体系，奠定了在当代词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浙江大学的讣告这样评价。

吴熊和1934年出生在上海，195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杭州大学“一代词宗”夏承焘，毕业后又留校专从夏承焘学词，毕生驰骋词坛，最终卓然成家。

20世纪，中国新旧词学交替，王国维、夏承焘等数代学者开创了词学研究的基业，然新中国成立后受时局所限，词学界未能对词学进行深入探讨。80年代初，吴熊和在寂寞词坛中脱颖，给中国词坛带来一股新风：1985年，他的《唐宋词通论》出版，中国词学界反响强烈，这部被誉为新时期词学扛鼎之作的专著继承了唐宋直至近代以来的传统词学成就，在理论、方法和考证上都有大量的突破和创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可先称该书“建构了20世纪词学的新体系，打开了新时期词学的新格局，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从上世纪80年代影响至今历久不衰”。此书经多次修订，先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多次重印，还出有台湾地区版、韩国版。

《唐宋词汇评》是他又一重要贡献。这部被称为在《唐宋词通论》基础上进行多元拓展的煌煌巨著，把词选、词评、词论、词人年谱和词学文献汇集在一起，在词学界影响深远。

吴熊和共出版著作17种，发表论文30余篇，曾承担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中国古籍总目·词籍总目”和教育部“211工程”的“词学研究集成四种”两个重大项目，并致力于整个词史的梳理与研究。他生前兼任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等职。他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词学。

“由于吴熊和先生继往开来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浙江大学作为中国当代词学重镇的地位巍然不可移易。”讣告这样评价。

自20世纪80年代始，吴熊和成为中国词学领域的一面大旗，吸引着境内外学者纷纷

前来求学，在报考他博士生的考生中，甚至还有 50 多岁的教授。

他的博士生胡可先对进校后吴先生第一次上课记忆尤深：先生暑假读了两个月的书，有些心得要给大家讲讲，遂把三届博士生召到一起，讲了一个半小时，几乎是每句话都有振聋发聩之效。其中所讲的两个方面成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所时常关注的问题。其一是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他说，从事学术研究而缺乏思想，终究境界不高；仅有思想而缺乏学术根底，易于游谈无根，危害更大。其二是有关浙江学术的论述。他认为浙人古往今来都重思想，思想又颇多异端特质，具有超前的意识。代表人物如宋代的叶适、陈亮，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黄宗羲、朱彝尊、全祖望，直至近代的龚自珍、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等。

吴先生教学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水平才识设置教学方案。他要求博士生做学问要创新。胡可先初拟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宋代科举与文学”，向吴先生求教时，吴先生当即指出，傅璇琮先生已有《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选题步入后尘会缺乏开创性。胡旋改选中晚唐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后他的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使胡可先意外的是，吴先生却建议另一位博士做“宋代科举与文学”，理由无他，胡可先的才识可以从事更有创新性的研究。

“吴先生博学多识，以专驭博，视野宏阔高远，学术宏博精深，在词学领域，纵则将唐宋元明清都纳入他研究的视野，每个朝代都有研究成果；横则在词源、词体、词人、词集、词派、词乐、词调、词谱都有精深的研究；从地域看，他对国内的词学和境外的词学研究都很深，如高丽词学的研究，很有开拓性。”胡可先说。

吴熊和堪称鸿儒，为人却极为谦逊，低调，对自己立身处世要求极严。他很少谈论俗事，话题常以学术为主。他经常谈道，为人立身行事要有儒者的追求，要做鸿儒、大儒，起码要做一个小儒，切不要成为腐儒。胡可先记得，一次，吴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遭一轻狂青年的质疑，并且质疑得毫无道理，弟子们很是愤怒，纷纷要求反驳，他却劝大家要包涵。

吴熊和一生唯以读书治学为乐。1999 年患多发性骨髓瘤后，十余年缠绵病榻，仍手不释卷。其高足、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陶然回忆：“先生第一次入院时，提及想看汤因比的名著《历史研究》，我遂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先生白天做化疗，晚间则读书吟咏，未尝停歇。出院之日即将此书三大册还我，谓已读毕。这种积学不辍的习惯一直到最后手已无力翻书时方止。诸同门每次去探望他，他所谈的都是学术研究或学科发展的问题，令人敬佩其学术思维的活跃。”

11 月 2 日晚，吴熊和因病辞世。临终遗嘱，丧仪从简，不举行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4 日，仅有家人和几个弟子与他告别后即火化。浙江大学的讣告 5 日才发出。讣告称：“吴熊和先生师德高尚，一生无私奉献于教育事业，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他平生淡泊名利，安于清素。治学精深严谨，心性宽厚从容。沉潜著述，存真文人之本色；化育良才，为士君子之仪型。”

胡可先挽吴先生诗云：“文史铸词心，卓尔成南斗。春风惊岁月，桃李满户牖。”桃李满天下，临终却寂寞地走向另一个世界。然而寂寞的告别与灿烂的人生却铸就了一代词学名师，吴熊和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词坛的丰碑上。

（原刊于《光明日报》2012 年 11 月 13 日）

# 著名学者吴熊和先生去世

郭 琳

2012年11月2日晚，当代著名词学家、学者、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熊和先生去世，享年79岁。

吴熊和，1934年5月出生于上海。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57年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吴先生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薪火相传而又卓然而立，在国学之一脉——词学研究尤其是唐宋词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执教大学讲台，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本科生，70年代后期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80年代后期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桃李满天下。各层次的学生也都不同程度地从先生身上受到了学术熏陶，浸润到了人格魅力。

## 他治学，严谨开放

那是一个国学大师尚存、一流学者辈出的时代。

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就聚集了大批国学大师和一流学者。1951年，在华师大入学考试的卷子上，徐震堧先生看到了一首清丽的古体诗，惊为天人。这首诗的作者，就是17岁的吴熊和。虽然这孩子的数理化成绩不怎么样，徐师却果断将其收到了自己门下。在华东师大四年，除了徐震堧先生，施蛰存先生对吴熊和的影响也很大。

1955年，21岁的吴熊和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到浙江师范学院古典文学研究班，师从夏承焘、姜亮夫、陆维钊等星光熠熠的诸先生。这所院校，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杭州大学。

毕业留校后，吴熊和专从夏师学词，并成为夏承焘的得力助手。师从一代词宗，对吴熊和此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夏承焘曾有一句话：“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说“笨”字很有趣，头上顶着竹册——册是串好的竹简，古代的书籍——就是教人要用功。读书没有捷径，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

这个“笨”字，吴熊和是继承了的。

吴熊和的弟子沈松勤回忆老师：博览群书，读书做学问，眼界极高，“先生跟我们说：研究唐宋词学，你要从先秦读到近代。要打通视野，才能取其一点”。

“他给硕士生、博士生上课，主要教我们自己看书。看完了，到他家里，大家谈感受。我们大谈特谈后，他会故意提出不同意见，引起大家的争论，进行热烈的交锋。——这样的上课形式，比现在一般的上课有用、有趣多了。”

“记得有一次上课，他把几届博士生都集中到一起，他说在暑假里读了两个月的书，有了一些心得，召集我们讲一下。他讲了一个半小时，我听了，几乎每句话都有振聋发聩之效，至今记忆犹新。其中听讲的两个方面成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时常关注的问题：一是

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从事学术研究而缺乏思想，终究境界不高，仅有思想而缺乏学术根底，易游谈无根。其二是有关浙江学术的论述。他认为浙人古往今来都很重思想，且都具有超前意识，往往与时尚相左，要经过若干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后，才为人们所接受，比如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王国维、马一浮等。”

所谓“师承”，就是如此吧。

### 他教学，意趣盎然

1985年，奠定吴熊和学术地位的《唐宋词通论》一书出版。那是他长期准备、厚积薄发之作——在多年的下乡、下厂与“文革”十年中，不论在水乡山村或劳动间隙，他总是手不释卷，无书不观。所以，《唐宋词通论》一书的出版，虽然被他看作只是自己词学研究生涯的正式开始，却被学界誉为新时期词学的扛鼎之作，建构了唐宋词学的学科体系。

当等身的学术著作摆在面前，我们总是容易把“严谨”二字在著作和人之间画上等号。

听听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们的描述，让我们见识到了当年吴熊和上课时的盎然意趣——

“吴先生是中文系中有名的大才子。他讲解他的宋词，讲到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种词调，我们听呆了，教室中鸦雀无声。”

“钱钟书曾被称为‘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能力’，吴熊和也一样——他穿件皮夹克，笑眯眯的，没有讲义书本，一节课滔滔不绝，就讲苏东坡的段子。”

“那天，他来讲《唐宋词通论》，正文还没展开，先生先吟咏了朱熹老夫子的‘胜日寻芳泗水滨’，又说，这么好的春光啊，我们不该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我们应该去追春。”

### 他为人，淡泊宁静

从23岁进入杭州大学，到去世，日子就在做学问中缓缓地过去了。

吴先生为人极低调，我们曾多次想向先生约一回专访，一直被婉拒。他说，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人。他也不曾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即使媒体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去世前，先生已经和癌症搏斗了十年。他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所以在去世后的第二天，只举行了一个只有家人参与的告别会。

他的学生至今记得十年前的一幕：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傍晚，先生与师母晚饭后一同出来散步。先生那时大病初愈，高高的个子，穿着一件白衬衣，嘴角噙笑，神情冲淡，在这平凡而日常的街头，夫妇二人恍若神仙眷侣，慢慢走过。

（原刊于《杭州日报》2012年11月5日）

# 他走了吗

郭琳

原来，身边有那么多杭大学子，都是吴熊和先生的学生。

昨天，本报报道了吴师故去的消息，大家都惊讶了：那位当年讲唐宋词大课讲得极好的先生，他走了吗？

多年前上课时的一幕幕，被拼凑了起来：那位上课不需要讲稿的先生；身着对襟布衣不紧不慢地谈论苏东坡的先生；用吴语念“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先生。

而他的硕士、博士们，对他则有另一种如父亲般的感情。

浙江大学副教授李越深，当说起恩师的名字，哽咽到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一片沙沙声，半天，听到的还是她的悲伤。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让学生因为他的离去，几天后依旧悲伤若此？

浙江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吴蓓，因为跟从先生读硕博，“人生的轨迹就此改变了”。提起先生的故世，她思绪纷乱，过了很久，才给记者发来短信：“由于在他手下读书苦，毕业后发誓再不念书，但数年后又发心再考先生的博士，甘愿受苦。”

然而，当我们想在网上找先生的资料和照片，却惊讶地发现，极少。

这种为人处世的低调，与他留下的学术成就，以及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过的无数学生，是多么巨大的反差。

我们曾多次想向先生约一回专访，一直被婉拒。他说，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人。他也不曾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即使媒体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在如今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为名为利奔忙。有一些所谓的大师、名家，登高一呼，并不是为了公众福祉、学术良知或者时代精神，而是为了抄个快速登顶的终南捷径，图个金光闪闪的“眼球经济”——全然没有了老一代知识分子求真知、淡名利的毅力与真诚。

当此时之，吴熊和先生无论是治学精神还是为人品德，是多么高贵！

去世前，他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家人严格按照先生的嘱咐行事，只举行了一个家人的告别会。甚至连讣告，都只有短短几行字：“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泣告：先夫吴熊和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 22 时 10 分，因病辞世，享年七十九岁。”——家人省略了他所有的荣誉与社会头衔。

不过，浙江大学还是会举行一个吴熊和先生的追思会。

违背先生的意思了。

但是，我们的追忆与怀念，都是为了记住与寻找——寻找那些曾经闪耀着的治学的光芒、处世的光芒、人格的光芒。

• 先生从中式罩衫的口袋里摸出一包白粉笔，放在讲台上，那是红颜色的杭州牌香烟纸壳装的。他走到同学面前问：上星期讲到哪里了？学生递上书去，他翻了几页，然后，

一讲就是两节课。

• 先生说：读书岂是为了考试？考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大逆不道，实在让我们这些应试教育的高才生无法接受，等多少年后才明白先生的真义。

（原刊于《杭州日报》2012年11月6日）

#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

吴卓平

一个知识分子，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自己平凡却又远不平凡的一生。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为上，而至高的道，远非治学之道，实乃为人之道。吴熊和先生留给世人的，更多的是一介书生的形象：睿智、平实、随和、清朗……而其中最令人钦佩的，自是他的严谨、真诚与淡泊。

不论是在学校中治学育人，还是在特殊年代的下乡、下厂，他总是手不释卷，无书不观，师承夏承焘先生的“笨”字诀，毫无怨愤、忧郁、计较和发泄。而这种以使命与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也决定了吴熊和先生言有物，行有格，荣辱不惊，淡泊宁静的品格和风格。

在如今这个喧嚣浮华的时代，许多人为名为利奔忙，甚至为此失去底线。更有一些所谓的大师、名家，登高一呼，不是为了公众福祉、学术良知或者时代精神，而是为了抄个快速登顶的终南捷径，图个金光闪闪的“眼球经济”，已全然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求真知、淡名利的毅力与真诚。在这方面，吴熊和先生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皆堪称楷模。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吴先生留给我们后生晚辈的，有其在学术方面所创下的卓越成就，更有其在治学态度、处世品德方面的宝贵财富。

先生已逝，风范长存。

（原刊于《杭州日报》2012年11月6日）